

亦舒作品系列

心扉的信

13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玉华

责任技编 王 颖

责任校对 张 玫

书 名 心 扉 的 信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40(千)

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29—9/I·93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梁守丹与心扉通信出于偶然。

那年她才十二岁，陪母亲去看医生，坐在候诊室内，见茶几上放着一叠旧杂志，顺手取起一本，一翻，便翻到那一页，版头上注着：心扉信箱。

守丹虽然年幼，也知道这种杂志信箱主持人专门替读者解答疑难杂症，编辑挑选有代表性的回复刊登出来，供人参考。

版头下写着：欢迎读者来信，请寄中央信箱一〇〇号，请附真实姓名地址，请勿一稿两投。

中央信箱一〇〇号。

这时候，看护出来叫名：“梁守丹在吗？”

守丹连忙放下杂志迎上去，“我是。”

看护微微笑，“你妈妈要见你。”

守丹乖乖地跟着看护走进病房。

母亲已经穿好衣服，正与医生商量一件事。

见守丹进来，便同她说：“医生叫我做手术呢，守丹，你且到舅舅家去住几日如何？”

守丹走过去，双臂围住母亲的腰身，眼泪忍不住地掉下来。

母亲病了有些时候了，未见好转，守丹心中隐隐不安，哭泣是最佳抒发方式。

只听得母亲轻轻说：“你已经不小了，为何当着陌生人，也哭个不停，如此幼稚，叫妈妈怎么放心。”

那天晚上，梁太太替女儿收拾简单的行李，准备把她送到舅舅家小住。

守丹坐在小小书桌前写：“心扉，请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叫梁守丹，今年十二岁，父亲去世已经六年。最近母亲患病，她从来不与我谈论病情，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默，请问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。”

她打算明天把信寄出去。

中央邮箱一〇〇号。

守丹不得不暂时住到舅舅家里去。

那是六十年代，招家有两个女佣，都穿着白衫黑裤，不知恁地，居然排排坐，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一边嗑瓜子，看见客人进来，因早获女主人通风报讯，知是前来投靠的穷亲眷，故只轻轻睨一眼，不予理会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梁太太打算放下女儿便进医院，心中凄苦，看牢兄长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招氏夫妇只说些客套话：“很快就会好”，“别担心”，“放开怀，好好休息”。

守丹站在一角不出声。

忽而传出婴儿啼哭声，坐在沙发上的其中一个女佣心不甘情不愿地站起来去履行她的职务。

另外一个仍不住嗑瓜子，从头到尾没打算站起来给客人斟一杯茶。

直到今日，守丹还觉得奇怪，又不是过年，哪来的瓜子？

梁太太千恩万谢地去了。

守丹在家习惯沐浴后再上床，刚走进卫生间，舅母便追进来，“你自己有没有带毛巾来，用你自

己的毛巾。”

守丹点点头，这成为她生命中最大疑点之一，是不是怕她用脏毛巾，还是嫌多洗一条毛巾麻烦？

她换上睡衣，刚想上床，舅母又跟进来，双眼看着别处，只淡淡说：“叫你自己去搓一搓内裤。”谁叫，佣人，主人？没头没脑。

守丹手足无措，家境虽然普通，母亲却从来没叫她做过家务。

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小孩比大人学得还快，只得从床上下来，到浴室，开了水龙头，用些肥皂，洗净内裤，晾在什么地方好呢，又会不会遭人嫌呢，守丹必然想回家，想伏在母亲膝上，想同母亲说，不要离开她。

经过思量，守丹把内裤轻轻挂在一条尼龙绳上。

无意中低头一看，吃一惊，浴室地上铺着的是踩至污秽不堪的一条布，守丹认得那正是母亲千挑万拣买回来的被袋，是不久前送给婴儿的满月礼。

主人对她们母女的尊重，可见一斑。

守丹睡了。

直至二十年之后，她都没有忘记这一句话：叫你去搓搓内裤，这也是一个谜，是否佣人叫主人叫外甥女去洗内裤？至今难明。

最容易弄明白的是，投亲靠友，一生一次，已经太多。日后梁守丹守着这个教训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开口求助。

第二天清晨，守丹等着吃早点，舅舅先出来，咕咕哝哝与犹自在房中的妻子说着昨夜之事，一眼看见守丹，便一半解嘲，一半真心地说：“你瞧你这脚头，一踏进门来，我便丢掉一宗生意。”

守丹不出声，只见舅母笑了，咪咪嘴，真似自心坎里笑出来，仿佛只要丈夫肯轻贱他那边的亲人，哪怕是妇，哪怕是孺，都合她心，合她意，无法合得拢嘴。

当下守丹说：“我想去看妈妈。”

舅舅摊开报纸，“你认得路吗？”

认得，非认得不可。

披上外套，空着肚子，守丹就出去了。

临关门之前，听着那婴儿又哭起来，轻轻地唔呀，唔呀，似唤人，她母亲匆匆赶去抱她，由此可知，舅母并非没有爱心，她只是爱不了那么多旁人。

守丹匆匆赶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刚做完手术，疲弱地躺病床上，见到女儿，意外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守丹把头轻轻伏母亲肩膀上，“妈妈，把锁匙给我，我想回家。”

“家里无人，谁照顾你一日三餐。”

“我会照顾自己。”

梁太太叹气，“你恁地不听话，我与你舅舅说好，这个月本应轮到他寄钱返上海给外婆，由我代汇，换作你这两星期在他处寄住。你一回家，妈妈

白白损失。”说着咳嗽起来，扯动伤口，痛恨落泪，心急气烦，一把推开女儿。

守丹怔怔站一角，她原本可以把在舅舅家受的委屈向母亲哭诉，但是她没有，像是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最普通不过，应该由她独自承担。

梁太太抬起头，见守丹沉默地站一角，还以为她赌气，便加一句：“真笨！人笨万事难。”

百忙中把门匙交给她，挥手叫她走，喘息着闭上眼睛。

守丹在病床边站了一会儿，才退到门口，适时才发觉那是一间双人房，邻床的太太正好奇地看着她，嘴角一丝鄙夷，像是看不起这样不懂事的女孩子。

守丹低着头退出，乘公路车回家。

到了家，她拨电话同舅舅打招呼，说晚上不再去留宿。

走进厨房一看，锌盘里尚有未洗的碗碟，到底是自己的家，无论什么都有点温馨，守丹躺到自己的床上，觉得舒服多了。

梁太太于五日后出院。

“这样吧，”她皱着眉头，不胜其烦，“你不如去姑妈那里住。”

守丹说：“我情愿留在自己家。”

“我无暇照顾你。”

守丹非常固执，“我不要去任何人的家。”

“守丹，你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，我不能陪

你一辈子。”

与苦情电影里情节完全不同，梁太太并没有抱住女儿哀哀痛哭，细诉衷情，病中的她力不从心，琐事积压，无从处理，守丹一出现就增加压力，她只希望女儿离开她的视线。

“你且去姑妈处看看。”

守丹去了。

姑妈年纪比她父亲大一截，已经做了外婆，对守丹倒是十分亲善，叫她坐，斟一杯开水给她。

居所环境狭小，她似不甚注重卫生，无论是窗帘、台布、垫褥，甚至是衣服、头发，都在一个月之前就该洗了而没洗，幸亏天气冷，闻不到气味。

正在闲聊，就快要说到守丹的父亲，守丹听到身后有异声，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笑嘻嘻站在她身后。

守丹也朝他笑。

那孩子走过来，脸蛋脏脏，身上穿臃肿的棉袍，却赤着一双小脚。

这样冷的天气，幼儿竟光着脚站在冰冻的花砖地上。

他过来抱住外婆的腿，守丹看到小小脚底长满了厚茧，看来他习惯不穿鞋袜已久。

守丹再坐一会儿告辞。

也没有把那副情景告诉母亲，只是无论如何，不肯到亲戚家住。

梁太太活下来了，并且在朋友介绍之下，找到

工作。

就是在那一天，守丹收到心扉的信。

字迹有点稚气，不像是成年人，但守丹一样高兴，细细读了起来。

“守丹，谢谢你来信，事隔经月，相信伯母的病已经痊愈，有时候，大人心烦意乱，又觉得小孩不能了解他们复杂的处境，宁取沉默，你一定会体谅她，做好功课，听她的话，有空来信，心扉。”

守丹心里舒服多了。

她把心扉的信收在一只长方形扁平糖果盒子里。

梁太太的脾气一日比一日坏。

她工作极忙，每日天黑才能回到家里，守丹听到锁匙响，放下功课一心一意迎出去，不料母亲一见到她笑脸，便粗暴地吆喝：“别把我当作今日的最佳节目！回你自己的房间去。”

守丹即时败兴而返，整夜坐房内，希望母亲再来唤她，但是没有，母亲服过药即上床睡觉，每晚如此。

守丹且永远不知母亲几时回来，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母亲最恨有人占用，碰到守丹在里头，一定用烦厌的声音令她立刻出来。

守丹这样告诉心扉：“我希望可以拥有私人卫生间，泡在浴缸中，一个小时也不挨骂。”

连带把其他心事，憧憬、牢骚，一并寄到中央邮箱一〇〇号去。

心扉的回信：“守丹，据悉，伯母所患症候，很多时，五年之后会得复发，身罹恶疾，她身受压力至大，你要多多体贴她。将来，拥有私人浴室之时，希望你品味良好，希望你不要用粉红色心形浴缸，心扉。”

守丹笑得眼泪都差点落下来，想到母亲健康欠佳，又为之恻然。

守丹已习惯在夹缝中过活，她不能没有母亲，年轻的寡妇也需要女儿，她把日常生活中一切不如意推到守丹身上：乏人追求，是因为身边拖着个这样大的女儿，辛劳工作，自然也是为着幼女，神经紧张，脾气恶劣，也是守丹给她压力之故。

一旦守丹离开她，失去种种借口，真不知如何过活。

况且守丹是那么笨，做母亲的根本离不了这个女儿。

守丹记得父亲生前的旧知上来探访，一定是很熟的朋友，谈话内容很实际。

那位姓沈的阿姨说：“不如把守丹送出去寄宿吧。”

梁太太冷笑一声，“哪来的钱，梁百思生前老说：功课好送到卫斯理或史蔑夫去，无心向学也不打紧，在家陪妈妈逛街喝茶，谁知剩下那一点点钱，还年年贬值，看样子能熬上本市大学已上上大吉。”

那位阿姨并不灰心，过一刻又说：“海外没有

亲友吗？送出去走读也好。”

“我没有心思替她搞手续，找监护人。”

“你情愿母女俩对牢互相虐待？”那阿姨诧异。

守丹听到母亲忽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，“你也真会形容，真的，她怕我，我何尝不怕她，你看守丹，长得同梁百思一模一样，看见她，便使我想起了百思，以及他去世后带给我的苦难，我也撑得差不多油尽灯枯，又兼一身病，有时守丹的影子都使我战栗，没有她，至少我可以自由在地烂，自由在地死。”

母亲的眼泪“簌簌”落下来。

那位阿姨不停地劝。

最后说：“我们打算明后年移民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把守丹送过来我们处，当放假走走也是好的，两母女这样打困笼不是办法。”

但是梁太太没答应，一句远水救不了近火便推了她。

守丹一直留在母亲身边。

“心扉，我真的怕妈妈，都是因为我吧，她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一年一年过去，算一算，她今年已经三十九岁，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对象，下班后总钻进房内，不是听音乐就是打电话，她没跟我讲话已经很久很久，舅舅，以及姑妈也早已不与我们来往，每星期只有一个清洁女工来三次，顺带替我们做些简单的菜式，每到下午三点，我便渴望门铃响，开门给女工，与女工闲聊几句，我觉得非常孤

独，盼望你的来信，守丹。”

清洁女工十分同情守丹，时常借故与她攀谈。

——“考试没有？”

“已经考过了？”

“成绩好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？”

“你猜想拿第几名？”

“十名内吧。”

守丹十分慷慨，其实她的功课才没有那么理想，分数平常，母亲唯一的好处也许是从不逼守丹名列前茅，她对女儿没有期望，只是履行职责。

女工熨罢衣裳，问：“这外套是你妈妈的还是你的？”

“是我的新衣。”

已经长得同母亲差不多身材了。

她母亲的衣服却越穿越差，款式一件比一件新，料子一件比一件坏，多数选黑色，因一黑遮百丑，缝工裁剪粗劣一律看不出来。

回家开信箱，梁太太一边把信扔给守丹，一边说：“谁的信，你还搞笔友游戏？”

守丹害怕得把整个身子一缩，“是，是笔友。”

“大家住在同一城市，写什么信，约好见面还不一样。”

守丹不出声。

“有好消息。”梁太太的声音比较温和，“今年例行检查报告出来，癌细胞并无扩散现象，看样子

你老妈还可以多活几年。”

守丹很高兴，过去握住母亲的手，然而被轻轻推开，母亲不愿与她亲近，“去做功课。”

梁太太打扮一番出去了。

家里又只剩守丹一人，独自看电视消磨时间，电话响了，“找莲娜招小姐。”

守丹答：“她出去了。”

“可以为我留一个口讯吗？”对方很客气。

“请讲。”

“请电罗伦斯洛。”

“是，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对方迟疑一下，“请问，你是哪一位？”

守丹机灵，知道母亲脾气，没有回答，“嗒”一声挂线。

临睡前才把心扉的信拆开来细读。

“守丹，世上最寂寞的地方，是一个人的心，你要是知道每个人都有寂寞的时候，你就不介意接受寂寥为生活一部分，并且好好忍耐，我相信你很快会学会独处的艺术，祝好，你的朋友，心扉。”

心扉的字体有进步，像守丹的字一样，渐趋娟秀。

守丹把信谨慎地收到糖果盒子里去。

心扉永远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说些什么话，轻描淡写几句，便使人说不出的舒服，好听的话犹如金苹果套在银网络里，又如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抚摸伤口，守丹躺在床上，庆幸她有心扉的信。

母亲在深夜返来，“啪”一声开亮了灯，守丹揉着眼睛醒来。

“有没有人打电话给我？”

“有，一个叫罗伦斯洛的人。”守丹惺忪地答。

母亲气急败坏，“你有无说你是谁？”

守丹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母亲松口气，露出一丝微笑，抬头，却看到女儿亮晶晶大眼睛盯着她，像是要看到她灵魂里去，似要看透她的意图，不由得一惊，连忙解释：“我不是不想他知道你是谁，日后熟点再同你介绍……”说到一半，就发觉根本毫无解释必要，守丹一向驯服，从不过问她的事。

她站起来，“啪”一声关了灯。

养育这个女儿还不够辛苦？不必低声下气。

守丹看着钟，深夜一点半，她要等到四点多才能再睡去。

第二天，她写信给心扉。

“我肯定我是母亲的负累，假使没有我，她选择多多，可以再嫁，可以不嫁，可以结交男朋友，更可以在家开派对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她失去选择的自由。”

校服裙子短了，守丹把裙边放下来，又能再挨一年，衬衫日益窄小，简直无法遮掩正在发育的胸脯。

她已经很会打点生活，很多时候顺带照顾母亲。梁太太通常把家用放在一只瓷罐里，由得女儿

管家，不止一次，守丹觉得母亲的心理年龄比她更小。

心扉的回信来了，“守丹，谁觉得你是个负累不要紧，但你千万不可认为自己是个负累，更何况，伯母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。”

好一个心扉，讲得太有道理了。

那天晚上，梁太太喝得半醉回来，守丹知道好戏快要上场。

守丹情愿她全醉，真的醉酒，会倒地昏睡不醒，喝得半醉，精神亢奋，但又失却控制，最最难搞，果然，来了。

她指着女儿说：“去，回你自己房间去，我不想看见你，我害怕看见你，你代表晦气，你代表失败，走，走！”她扑向守丹。

守丹不是避不过，而是一退后，她势必会摔倒在地上，不知跌伤什么地方。她抱住母亲，发觉她又瘦又小，似未发育的女童。

百忙中守丹忽然之间发现母亲这一号美女早已过时，娇小玲珑香扇坠似女性已被浓眉大眼健美潇洒型替代。

梁太太推开女儿，号啕大哭，“招莲娜、招莲娜，你为何如此倒霉！”

没有人可以安慰她，她开始呕吐，然后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

守丹替她收拾残局，为她盖上一床薄被。

第二天，她又会若无其事地去上班，她甚至不

需对守丹佯装因为酒醉她不记得说过什么，守丹是她的稚女，跑不掉，非受她的气不可。

“心扉，每个人都说，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，我的想法恰恰相反，但愿这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岁月，那么，以后，我或许可以过一些好日子。”

守丹凝视躺在沙发上的母亲，手足都细细的，似木偶，脚上高跟鞋已脱落一只，一脸浓妆，双眼描得漆黑，眼角嘴角密布细纹，头发胶得硬绷绷，过时了，肯定是过时的人了。

守丹学校有一位老师，那才是时代女性，一套便服不知穿得多漂亮，一手拎大公事包，另一只手夹大叠课本，走路大步大步，长发自然柔软，用一条缎带束起，还有，脸上永远挂着阳光似温暖笑容，没开口也像鼓励人，守丹时常在一角欣赏她。

母亲不能够同她们比，一站过去势必被比下来。

母亲在外头的生活一定是痛苦的。

一个根本从未接受过工作训练的人，既无学历，又无经验，每天都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工作日，却日复一日，直做了这些年，始终没有归属感，一直没有表现，滞留不前。

她像那种搭乘自动楼梯踏错了一格的人，开头时平路上没认清黄线，匆匆忙忙一脚踏下去，电楼梯上升，人便站不稳，但是电梯并不会因谁的错误停下来，于是招莲娜跌跌撞撞，身不由己，狼狈

不堪痛苦地挣扎，随时会被摔下作滚地葫芦。

真可怜。

守丹站在一角客观地看这个女子。

上天似乎也像忘记了她，没在要紧关头拉她一把。

“守丹，你一定会有丰盛的青年期，因为你比别人更懂得珍惜欣赏好的人与事，记住，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，你的朋友心扉。”

守丹笑了，真老套：否极泰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现在洋人发明镶银边的乌云，都是用来安慰她这种人的。

守丹向母亲提出要求做新校服。

招莲娜喷着香烟，“还有一年毕业，将就着穿吧。”

“实在不能够了。”纽扣钉出来一次又一次，现在已经没有虚位，一个少女十二岁到十六岁身段变化最大。

“那么，”十分不耐烦的语气，“去做两件新衬衫吧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她赶去接听，絮絮地说起心事来，对方不知道是谁，是谁也不要紧，她只需要有个人倾诉。

守丹听见她抓住电话听筒，沉醉地说：“我就是做不出来，你看我多贱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还是不肯妥协，我同他僵着，他别以为我会处处迁就他，甬想，没有人可以叫我屈服，虽然他的条件那